

李闯王

三袭南阳



赵增琦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李自成给南阳的百姓分地，还不让交租子，大

人娃娃都唱着『开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

纳粮』的歌谣。

赵增琦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闯王

三袭南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闯王三袭南阳/赵增琦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80765-978-5

I. ①李…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3057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南阳市寰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12 000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我认识增琦同志比较早，记得 1984 年他从三十八军调到南阳军分区后，曾多次找我父亲采访抗战时期八路军火烧留置场的事情。后来，他到南阳市政协工作，我又是首届市政协常务委员，他常来找我签名、求字，相互来往比较多。

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在做文字工作，主要是写一些领导讲话、经验材料、调查报告、工作报告之类的东西，没有涉足过文学作品。这次，我看了他写的《李闯王三袭南阳》的书稿后，大大出乎意料，没想到他也动手写起长篇小说，且写得比较好。一是选材好。在此之前，虽有文学大家姚雪垠的《李自成》，但说到闯王在南阳的活动，或一笔带过，或寥寥数语，而增琦对这些写得比较系统、全面，可以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二是构思好。全书二十六章，按时间、事件布局，既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篇。三是情节好。无论是对人物、对事件的描写，还是对自然、对牲畜的刻画，都较为细腻、生动、形象，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四是语言好。

这本书既有现代语言，也有古代语言，还有南阳方言。读起来亲切、朴实、生动、感人。这最后一点是对人物主次关系处理得好。无论是对李自成这个主要人物的描写，还是对南阳人群体形象的描绘，所用笔墨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总之，这本书很值得一读。

二月河

2013年6月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读者一看到这个书名，或许会犯嘀咕：姚雪垠先生已写过鸿篇巨著《李自成》，谁敢和他比试，又写这样大的人物？你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自五六岁后，就常跟着奶奶下地干活，到庄稼地里、山沟里割草、拾柴、挖野菜，在灶火帮她烧火做饭，跟着她赶集上店。

每到这些时候，奶奶总给我说些前朝古代的事儿。她老人家说得最多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的故事。她说，李闯王三袭南阳，把地主老财们吓得赶紧把元宝拿出来。崇祯十三年是个大荒年，南阳集镇上，线穿黄豆大街卖，李自成开仓放粮救百姓。李自成给南阳的百姓分地，还不让交租子，大人娃娃都唱着“开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谣。李自成真胆大，在南阳府偷走了官军的洋炮，他自己还会做枪、做炸药。李自成打南阳城，久攻不下，他气得用马鞭子把城墙抽得砖碴直掉，上头留下一条指把宽、尺把长的鞭痕。崇祯帝听算命的说，在李自成出生的床底下，有

个盛水的瓦盆，里头有尾小鲤鱼，是李自成的替身，他便找人扎瞎它的眼睛，叫李自成五官不全，当不成朝廷。李自成是条硬汉子，在南阳打罢官军打清兵。李自成背时后，没有办法，骑着毛驴从商洛跑到荆关。李自成在荆关治病，一个妮子不论白天黑夜侍候着，后来他俩生了个娃儿。相传唐朝的袁天罡写了本天书，那上头明明白白地写着有李自成的天下，等等。还有许许多多。

我长大后，上学，当兵，又转业到地方工作。特别是这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越来越觉得奶奶讲的故事很生动，很有意思，不记载下来，对不起她老人家，不传给后人，怪可惜的。于是，便想试着把这些零零碎碎、异常简短的故事编写出来。但又想着奶奶只字不识，担心她讲的故事没依据、不靠谱。于是，我又查阅了《中国通史》、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蔡东藩老人的《明史演义》和南阳相关县市的志书，发现都有关于李自成在南阳以及在淅川、内乡、邓州、镇平、方城、唐河等县市，特别是在荆紫关的记载，其大致时间、事件、内容，与我奶奶说的相差无几。这时，又想着李自成这个大人物，已被文学大家姚雪垠写成长篇巨著，那咱就写写李自成在南阳的故事，算个小插曲吧！

正在这时，我又看到了一位伟人对李自成的评价。他说：吾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

读了这位伟人对李自成的这段评语，更加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心和决心。我要把这本书写出来，让国人知道这场长达十六年的“运动”在南阳这块土地上就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二年，南阳的先人们是那样地敬爱和拥戴李自成的起义军。

赵增琦

2013年6月

目 录

- 第 一 章 荆关脱险\1
- 第 二 章 首克淅川\11
- 第 三 章 一袭南阳\22
- 第 四 章 宛西大捷\33
- 第 五 章 软硬不吃\43
- 第 六 章 病卧老营\56
- 第 七 章 渡口歼敌\68
- 第 八 章 广结盟友\78
- 第 九 章 二袭南阳\88
- 第 十 章 虎口夺粮\99

第十一章	驭驴东进\112
第十二章	丹江唤魂\122
第十三章	再举义旗\132
第十四章	闯王制造\142
第十五章	收复内乡\151
第十六章	巧取洋炮\159
第十七章	三袭南阳\170
第十八章	情不可原\177
第十九章	高台劝话\187
第二十章	平定叛乱\195
第二十一章	孔明显灵\203
第二十二章	鹤河除恶\218
第二十三章	方城剿贼\232
第二十四章	追歼清军\245
第二十五章	鱼死网破\259
第二十六章	劫后余生\273

第一章 荆关脱险

明朝崇祯六年的冬天，河南的南阳境内格外寒冷。刚过冬至，这里就飘着零零星星的雪花，西北风更是一天到晚刮个不停，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挂着一尺多长的冰凌。庄稼人抵御不了这严冬的寒冷，成天靠生火取暖，化冰块做饭。晚上睡觉，被窝里还得塞块烧热的砖头，或揣在怀里，或用脚蹬着，好让身上暖和些。即便是这样，人们睡不到天亮就冻醒了。

南阳府淅川县有个荆紫关镇，在豫、鄂、陕交界处和丹江上游，是个水旱码头。不说陆地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光江中的客船、货船每天都有上百只从这里路过，通达长江沿岸各大小府县。优越的地势和方便的交通条件，使这里商贾云集、货物充裕，成为声扬中原大地的商贸名镇。

这里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生意人，时常用书信、口信与外边联络。他们的家人和商友往往把这里的荆紫关与河北的紫荆关、广西的紫荆

山、湖北的荆州分不清，常常寄错信件、找错地方，出现差错。这样，人们在言谈话语中常把荆紫关简说成“荆关”，日子长了，就叫开了，民间也就承认了。

这天天刚擦黑，忙碌了一天的生意人，早早地吃过晚饭，关上店门，上床入睡了。

约莫二更天时，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悄悄地来到镇上。他们的腰里挂着弓箭，有的身背大刀、手握长矛，还有一面绣着“闯”字的大旗，在寒风中来回摆动。

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一个大高个儿，脸庞清瘦，浓眉大眼，头戴红色毡笠，身穿蓝色箭衣，腰里系着一柄花马剑，骑着一匹乌龙驹。在月光、雪光的映照下，像一尊威武的雕塑屹立在荆关的街头。

他就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人称“李闯王”。此时，他收住马缰，双唇紧闭，剑眉紧锁，炯炯有神的目光不时眺望着远方，回想着这些年来自己同王嘉胤、高迎祥一帮长辈和穷哥们儿，从陕西米脂起事，又到山西、四川和湖广，一路上打官军、杀贪官、劫富贵、济贫穷，与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壮举。片刻之后，他又骑着马在荆关镇四周转了一圈，察看周围的地势和动静，以防备官军的追杀。

在此之前，李自成率起义军在陕西汉中的车厢峡与官军激战，因寡不敌众，边打边退。突围后，一直躲藏在鄂西山中，却不料被官府告发。朝廷派兵部尚书洪承畴率领大军到鄂西山中搜剿，企图把起义军一网打尽、斩尽杀绝。

李自成听说后，连夜纠集部下商量对策。当他们从河南人张怀理参将口中得知，离鄂西不远的南阳府淅川县荆关镇在豫、鄂、陕三省交界处，山多林密，交际通达，容易隐藏，行动方便，具有山高皇帝远、朝廷鞭长莫及的有利条件后，当即商定向荆关进发。他们一路上担惊受

怕、忍饥挨饿，终于在这天深夜赶到了荆关镇。李自成虽说很劳累，天气又冷，但警觉性仍然极高。他看过地势，布下值守后，又交代大伙儿，不要惊扰百姓，在丹江岸上挖灶造饭，搭帐宿营。

天亮后，镇上的人们忽然发现丹江岸上冒着一缕缕白烟，搭起了一顶顶帐篷，走近一看，原来是驻扎的队伍。两个值守见百姓们走来，便主动上前拉话，还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李闯王的队伍，是来劫富济贫，帮衬咱们穷人的。”

百姓们听着值守的话，回想着这些年来人们对李自成的传说，再看看他们宁可睡雪地挨冻，也不进农家避寒，宁愿喝稀粥，也不向百姓要粮的情形，又想想官军横行乡里，欺诈百姓的恶行，他们料定，值守说的是实话，李自成起义军是支好队伍。

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年汉子，指名道姓地要见李自成，还说有大事要禀报。此人叫王成吉，是荆关码头的大掌柜，手下有几十只木船，还看管着过往的客船和商船。虽然每个月进项不少，可官府的苛捐杂税太多，加上官军三天两头要军饷、敲军粮，最后所剩银两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王掌柜早就对这个世道恨之入骨，早盼着李自 coming 来整治他们，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几天前李自成的队伍还没有到，就有官军来打探他们的行踪。眼下，官军要追杀李自成，王掌柜当然不能容忍，他要把这个消息禀报给李自成，让他们有个防备，以免受到官军的杀害。

此时，李自成在帐内听到有人嚷嚷着要见自己，便起身来到帐外。他看到值守边往这边张望，边拦住一个汉子，当即摆摆手。值守便领着王掌柜朝大帐走来，后边看热闹的人也跟着拥了过来。

这时，站在帐外的一个亲兵，看着人群，大声通报了李自成的名号。百姓们听罢，先是一惊，接着又是一阵欣喜。

王掌柜不顾地上的冰雪，跪下就拜。

李自成面带笑容，伸手把他扶起来，轻声说：“都是穷兄弟，不必多礼。”

他们一块儿走进大帐。王成吉见亲兵站立两旁，手中刀光闪闪，心里紧张起来，后悔不该冒冒失失地跑到这里。这时，李自成示意他坐下，他都吓得没有听见，还是站在那里，低着头，两手捂着裤缝，一声不吭，刚才那股冲动劲儿一扫而光。

李自成看王成吉怪拘束的，走过来轻轻把他按在凳子上，微笑着问：“老兄贵姓啊？”

王成吉红着脸，喘着粗气，自报了家门。

“这名字起得好啊！成吉成吉，就是成就吉祥！”

王成吉腼腆地笑笑：“那是俺爷给起的。”

“老弟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还请老兄多多照应啊！”李自成看王成吉比自己大几岁，语气平和地说。

王成吉见李自成以兄长尊称自己，心里放松了许多，慢慢地抬起头，低声说：“我是个庄稼人，也是个生意人，还是个土生土长的荆关人。在这里人头熟些，你们有啥事只管说。”

李自成这才看清了王成吉的面孔，只见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高鼻厚唇。看样子是个善恶分明、敢作敢为、待人厚道的汉子。于是开口便道：“我们打算在这里多住些日子，仰仗老兄遮风挡雨！”

王成吉连声说：“应该的，应该的，俺们是求之不得呀！”

“这话从何说起？”李自成低声问道。

“俺们早就听说闯王大人疾恶如仇，善待百姓。早盼着你来为民除害，给俺们撑腰哇！”

“那是自然。”李自成说罢，好像想起了什么，一拍脑袋，又道，“你刚才在外边吵着要来见我，值守们挡都挡不住，有啥事要禀报啊？”

“咳，看我这记性，一激动，把这大事给忘记了。”王成吉自责完，把前几天官军到荆关打听起义军的事说了一遍。

“这官军真够狡猾的，我们还没来，他们就知道了。”李自成听后心里一颤，若有所思地说。接着，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诸位将领，又看着成吉诚恳地说，“你是本地人，对这里的民众、地势熟悉，找个便于躲藏的地方，帮助我起义军渡过眼前的难关。”

王成吉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李闯王这么信任自己，长出了一口气，又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他想到了荆关西边的山村，又想到了丹江东岸起起伏伏的岗丘，还想到把起义军分住到各家各户。他思来想去，觉得这些都不保险。最后，他想到了后山，忽然眼前一亮，兴奋地说：“依我看，应该把队伍拉到后山，那里山高林密，道路崎岖，便于隐藏。”

李自成听后点点头，拍拍他的肩膀，指着眼前的沙滩说：“这里来往人多，地势平坦，队伍驻扎在这里太显眼，容易走漏风声。”他说到这里，一拍桌子，“就照老兄说的办，我们马上往后山转移。”

李自成的话虽然说得跟板上钉钉一样，但想着与王成吉终归是初次见面，他又不懂得队伍上的事，生怕这一宝押错了，有些不放心的。早饭后，他又差张怀理和李双喜跟着王成吉到后山转了一圈，觉得跟想象的差不多，这才把起义军搬到了后山。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这天午后，起义军刚刚在后山安顿下来，一支二百多人的官军队伍就追到荆关来了。

原来，洪承畴奉旨赶到鄂西后，一连几天在山中搜、路上堵、民间查，折腾了三天三夜，都没看到起义军的踪影。后来，他听说李自成沿着竹山、郧县一带逃往河南了，就派遣这队人马，边走边打听，于这天

后响到了荆关。

他们站在丹江西岸东张西望，察看着周围的动静。突然一个士兵跑步来到小校面前，打个立正，大声禀报道：“军门，有情况。”说完，指了指前方。

小校走近一看，是一个个锅灶。再往远处一瞅，隔三岔五到处都是。他当即吩咐道：“数数总共多少个。”

“有五六十个。”这个士兵走了一圈，跑过来禀报说。

“人还不少哩。”小校自言自语道。

小校走过去，弯下腰，伸手摸了摸灶壁，沾了一手黑灰，还感到温乎乎的。他直起腰，指着锅灶里的草木灰，又命令那个士兵道：“扒开看看。”

这个士兵顺手折下一根小树枝，把草木灰扒了个四开花。然后，看着小校道：“没见啥东西。”

“趴近点，再仔细看看。”

“有几个火星星。”士兵抬起头，陪着笑脸说。

“就是嘛。”小校背着手，在江岸上来回踱着方步。他刚走个来回，忽然看见地面上有一个核桃般大小的洞穴，圆溜溜的。再走几步，还有一个，接连发现好多个，还都是按方方正正的四个点布下的。

小校看罢这些，心中有了数，立即把人马纠合起来，告诫说：“贼寇离这里不远，马上作好剿敌准备。贼子有多少呢？这里有五六十个锅灶，每口能供五六个人吃饭，算下来就是三百多人。这灶壁发热，草木灰里还有火星星，表明他们今天的早饭是在这里吃的。那些圆孔，是搭帐篷时插撑杆用的。边缘清晰的圆孔表明贼寇昨天夜里住在这儿，早晨或是上午才把帐篷拆掉。这些情形表明，这三百多贼子就在附近，我们要逐个搜出，将他们就地处死。”

王成吉刚从后山回到镇上，还没进家门，就看见江岸上闹哄哄的。他走近一看，是一队官军，正在起义军住过的地场走动。心想，幸亏李自成听了自己的话，把人马挪走了，要不正好被官军逮个正着。他在庆幸之时，突然头脑一转，来这么多官军，终归不是个好兆头，得想个法子，把他们糊弄走。于是，他边打发人到后山报信，边急忙挤进了人群。

他听了小校的那些话后，心中一惊。这家伙怪能哩，看看锅灶的大小、冷热，就能推算出有多少人吃饭，又是啥时候走的，走的远近。瞧瞧那些窟窿眼儿，就知道那些帐篷是啥时候拆掉的。那他到后山脚下一看雪地上的脚印，不就知道起义军上山了吗？他想到这里，吓出了一身冷汗，又赶紧打发人去找放羊的王老大，人称“老羊倌”，让他拿上扫帚，赶上羊群，顺着起义军上山的路走一趟，把路两边的雪再划拉划拉，叫人看不出雪地上的脚印。

王成吉刚刚回到人群中，那个小校指着他说：“那个大高个儿，你过来，军爷有话问你。”

人们一下子把目光聚集到了王成吉身上。他也愣了一下，找我问话，指定是询问起义军的事，或是叫我引路的。问前者，不知道，叫我引路好办，正好把他们领到日蛮杆上去。

“看你像个走四方、会办事的人，怎么磨磨蹭蹭的，快过来。”小校看王成吉低着头站着没动，又催促道。

“来啦，来啦！”成吉回应着挤到了前头。

王成吉刚一站住脚，小校两眼圆瞪，劈头就问：“这里住过队伍吗？”

“没见过。”成吉摇摇头说。

“这里有队伍路过吗？”小校想从他的回话中发现点蛛丝马迹，又

质问道。

“不知道。”王成吉又摇摇头说。

“那这锅灶是咋回事？”小校紧逼着问。

“我也是才听你说。”王成吉镇静地说道。

“你咋一问三不知呀！”小校发火了，扯着嗓子喊道。

王成吉绷着脸，没有吱声。

小校又面向看热闹的人群，笑着说：“你们谁知道我刚才问的事儿？”

人们都顺着王成吉的话大声说：“我们啥也不知道。”

小校转过身，看着王成吉道：“你是本地人，对荆关的旮旯晃晃都知道，就领着我们转转吧。”

王成吉听罢，心里暗自高兴。

小校令王成吉在前头引路，他带着官军在后边跟着，先到镇上挨家挨户搜查了一遍，没有看到起义军的踪影。

王成吉想给老羊倌多留点时间，又领着官军到丹江岸上走了一截儿，到南岗上转了一圈后，搓搓手，看着小校说：“该去的地场都去了，就这啦！”

“哼，还有那座山呢！”小校不死心，指指后山说，“到那里看看。”

小校边走边察看着山上山下。走到一个丁字路口，他停住了脚步，指着通往山上的一条小路问道：“上山就这一条道吗？”

“是的。”王成吉回应道。

“这路上咋光有泥，没有雪呀。”小校起疑心了。

王成吉开始紧张了，但装作没事人似的说：“路上的雪化得快。”

“这上山的路好像是有人走过。”小校的疑心更重了。

“没有，那是羊蹄子踩的。”